

我出生在天主教家庭，苦苦寻觅真理。各种宗教，包括气功在内的，是凡知名的都去碰一碰，但都不是我所追求的真理。1997年4月，一位来韩的外国留学生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他还没说完我已从内心发出了

惊叹“这就是我正找的真理！”，便在餐馆里当即向他跪下，道一声“师父！”。那个留学生说，自己是学员，师父只有李洪志师父一位。并说一个月后他再来时，将带来《转法轮》。

一个多月后见到他时，我的希望顿时成了泡影，因为他给我的那本书封面上印有万字符。我说：“哎呀，是佛教的东西啊！”便拒之门外。他劝我修不修先读一读吧。那天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原想这次可真得到了我所追求的真理，没曾想是佛教。当时我对万字符连看都不愿看的。失望之余，借酒消愁，醉成烂泥。

第二天到办公室一眼见到办公桌上放着的那本书。我无意之中伸手打开，“论语”映入我的眼帘。我读完“论语”第一段后，犹如醉梦方醒，情不自禁地叹到“这是真法啊！”当下我一口气读完《转法轮》的第一讲。师父的话句句滋润着我的心田，我知道这是一部宇宙大法。读完一遍《转法轮》，我才明白了人生的目的，我的

## 这就是我正找的真理

韩国 权洪大

人生观、世界观有了根本的转变。我望着师父的照片，心里呼唤道：“师父！师父！感谢您……”

随着对法的认识一步步提高，渐渐地我悟到从今以后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修炼大法！

我以前迷于烟酒、享乐中，修炼使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改变在亲朋好友中传为佳话，为此甚至有朋友来到我厂证实真假。这正成了他与大法结缘的机会。

刚得法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发自内心的要为大法弘传不遗余力，便购买一百多套大法专着与其它资料免费送给别人，将我的办公室的一部份改为大法弟子们学法炼功的场所。但是正如李老师所指的那样，修炼是严肃的，决不可因为为大法做了点什么事情就可以修成的，重要的是修炼心性。

我是小企业老板，以前视有利必争。修炼后每每遇到这样的问题时，

不忘自己是一个炼功人，明明看着人家拿走我的利益也未与对方争斗。我在工厂的经营管理上，努力体现大法弟子的心性。例如，以彻底的遵法精神主动向国家缴纳所有税金，今年三月全国纳税人日里，被政府当选为全国模范纳税人者，国家税务厅长亲自发了奖状。

但由于心性修炼不够扎实，突然遇到磨难不知所措，经过一段摔打打才悟过来。举个例子，有一段时间妻子向我发难，最使我难忍的是当着我的职员的面奚落我。我一直说一不二生活了几十年，她竟敢在我的职员面前让我丢脸，这还了得！当时怒冠冲天，可想到师父的教导不敢发火，而强压着心中怒火，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在人家面前如此丢丑。职员们一个个吓得脸色紧张，当他们看到我并没有发作就说：如果老板要是不炼法轮功，今天的事可闹大了。表面上我是忍了，但那不是真正的忍。李老师在经文“何为

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

我在公司利益分配问题上，站在炼功人的角度，让利于大家。对此妻子坚决反对。她不理解为什么非要实行没有明文规定的让利。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从那天晚上起妻子离家出走，扬言要离婚。这简直是晴天霹雳。自从我修炼以来，我一直向妻子让步而妻子却步步逼进，她没有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原是贤妻良母的妻子前些日子让我在大庭广众下丢脸，如今闹到离婚！我越想越来气，但我想到了师父的教导，冷静地向内找，反省了自己，觉得上次没过好关的原因是没做到真正的忍。这样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放弃了好好教训妻子一顿的想法。

过了几天妻子胆怯地进了家门。深知我的脾气的妻子想：老板再怎么炼法轮功这次可能都不会饶过我了。她未曾想我心平气和地与她谈心，还主动检讨自己处事方法上有问题，妻子大为感动。自那以后妻子的心性开始转变。我守住心性的结果，难成了福，成了我妻子修炼法轮大法的开端。

## 请法律呵护善良 --在庭审中的最后陈述

今天，做为被告的身份在法庭上，我很难过，也很沉重。

我的周围是我的至爱亲朋，我知道他们的难过和沉重以及他们所承受的巨大痛苦是无以言状的。而最爱我最关心我最牵挂我最需要我最想见到我的亲人--我的年迈的父亲，脆弱的母亲和幼小的儿子却没来到现场，我想是他们不愿面对不能承受这样一个现实--就是他们心中最优秀最引以为骄傲的女儿，最善良最美好的母亲，正在受到审判。我知道，他们在流着眼泪祝福我，我知道，他们滴血的心在企盼着庭审能使他们骨肉团圆。

按照过去的身份说法，我的家庭出身是雇农，我的父母祖祖辈辈都是组成社会最基础的那样一种群体：本份、善良。这样群体中的个体甚至是无需学习法律知识，都不会有任何越轨行为的。我的家庭组合也是具有典型的中国社会传统特点的严父慈母型。当我们兄弟姐妹中无论哪一个犯了哪怕一点小小的过失，父亲严厉的斥责会使所有的人心惊胆战，我现在明白那实际是一种对于邪恶的震慑；而母亲的纯朴、善良、宽容及助人为乐又言传身教给我们良好的人的行为样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生长的我没有一丝的邪念恶念，不忍伤害任何人。

当我一步一步地深入到复杂的社会中，我发现自己渐渐地不再纯净，而且一步一步地开始了堕落，甚至我渐渐发现了我儿时仰慕的父母也渐渐退去了神圣的光环。我不断地发现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时，我遇到了“真、善、忍”。我开始了如饥似渴地同化“真、善、忍”，我开始渐渐单纯起来，轻松起来。

我不知道我为“真、善、忍”会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我的父母都是有着四、五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及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工作了一辈子；我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及其他社会关系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为党和政府工作着；我本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受党教育多年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我没有反党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的动机。

我非常感谢法庭给我辩护和陈述的机会。

我非常感谢郑大律师司利华女士为我准备了无罪辩护。

如果我有什么过错，我一定会改正的，事实上我时时都在修正自己。而且无论我过去的行为对与错，我都不会重复，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我最后希望审判长及合议庭在对我的判决中考虑到我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不单单是为党和政府任劳任怨工作者的群体，也是一个善良的群体，我希望法律对我的判决不要伤害他们。

请法律呵护善良。

[谷林娜(曾用名:谷永清),女,白族,1961年11月19日生于天津市,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专业,以其文字业绩被收入当代文艺家名典,曾任石家庄经济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1999年11月25日因修炼法轮大法被捕,现关押在石家庄第二看守所。

新闻作品则主要侧重反映企业民众心态,尤其《巨人的苦衷》、《给我一百五十万》、《一天一万》、《粮食风波》、《市长盖井盖》、《地下水大漏斗》等反响极大。系列报导“巨人的苦衷”获河北省好新闻一等奖。]



## 难为八旬老妇忆四十七年前往事 弄巧成拙《人民日报》贻笑大方

《人民日报》1999年7月29日第一版报导，现年80岁的潘玉芳声称1952年在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老师接生时就已用上了“催产素”。文中还故意强调“居住在吉林省公主岭市、现年80岁高龄的潘玉芳老人，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吐流畅，对往事记忆犹新”。既然“记忆犹新”，一定不会出错。

然而，催产素应用于临床，是1953年以后的事。不知那位老人当年用的是哪家药厂生产的“催产素”？根据《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第五版，版权1993)，科学家们于1953年发现了催产素的分子结构，同年，科学家们在实验室成功地合成了催产素。

## 昔日癌症病人因炼法轮功被劳教

王莉，女，31岁，大专毕业，住武汉市花桥街。1987年患癌症，在本市同济医院曾做二次手术，进行过10次化疗，后一直受病魔折磨，四处求医，未见好转。直到93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逐渐恢复健康。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王莉进京上访，希望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真象，九月被抓回汉，二零零零年三月被强迫参加所谓的“学习班”，四月二日被送何湾劳教所女子六大队劳教一年，此劳教所门口挂的牌子是“武汉市新颖服装厂”。

王莉等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均遭到极端的非人待遇，饭吃不饱，而劳动时间却平均达18小时左右，剩余时间还要完成他们规定的教育内容，稍有意见就关禁闭、吊、打，早上给一碗米汤，细看只见到数颗饭粒，中、晚餐约一两米饭，一碗盐开水，偶而碗中有几片青菜叶。由于长期劳累又吃不饱，身体已折磨得瘦弱不堪，劳教前她有85斤左右，五个月后不足60斤了。

武汉市何湾劳教所及武汉市戒毒中心关押了大约50名左右法轮功学员。